



横琴的超大生蠔。

横琴蠔美食歷久彌新

横琴島，位於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地帶的海濱之地，在被中央政府規劃開發之前，早已因盛產鮮美生蠔而聲名遠播，被食客們親切地稱為「蠔島」。這裏水域鹹淡交匯、潮汐適中，為生蠔生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，使得横琴生蠔肉質飽滿、鮮甜多汁，風味獨特。

每逢周末，來自廣州、深圳、東莞等地的食客便紛紛驅車前來，只為一嘗這一口來自海洋的鮮味。沿着海岸線，一家家以生蠔為主打的食肆煙火氣十足，炭火翻騰間，鮮香四溢，讓人未見其形，先聞其味。

横琴生蠔的魅力，不僅在於食材本身的優質，更在於多樣的烹飪方式。蒜蓉烤生蠔可謂經典中的經典，金黃蒜蓉覆於蠔肉之上，經炭火炙烤後香氣四溢，一口下去蒜香與海味交融，令人回味無窮。芝士焗生蠔則多了一份濃郁與創新，奶香醇厚的芝士包裹着鮮嫩蠔肉，口感層次豐富。

喜歡中式風味的食客，則偏愛香葱炒生蠔，猛火快炒鎖住鮮味，蔥香與蠔香相得益彰。而最能體現生蠔本味的，當屬原味蒸生蠔，僅以簡單調味，便能品出海水的清甜與自然的饋贈。

儘管生蠔屬於高嘌呤食物，但在這樣的美味面前，許多人仍難以抗拒。對於老饕而言，這不僅是一場味蕾的盛宴，更是一種生活的享受。三五好友圍坐一桌，配上一杯冰鎮啤酒，談笑間大快朵頤，成為横琴極具煙火氣的日常風景。

隨着横琴的發展建設，當地面貌日新月異，但這片土地上延續多年的生蠔文化依然生生不息，承載着當地漁民的生計與記憶。横琴生蠔，既是一道美食名片，更是一段關於海洋與人情味的故事，在時代變遷中依然鮮活動人。



樂活 潘少 逢周一、二見報

告訴女人們我們出去一趟

有些小說，讀起來像聽人講一件閒事，講着講着，卻忽然把你帶到懸崖邊。雷蒙德·卡佛的《告訴女人們我們出去一趟》，就是這樣的作品。

它沒有驚心動魄的開場，沒有故作神秘的鋪排，甚至一開始，還有一點美國小鎮日常的懶洋洋氣味：朋友、太太、孩子、啤酒、車子、星期日下午。可是，正因為它那麼平常，後來的一切才格外叫人發冷。

故事寫兩個一起長大的男人杰瑞和比爾，他們從少年時代一路走來，分享過青春，也各自進入成年人的生活：結婚、生子、工作、買車，周末在家裏聚會。卡佛先寫的，不是罪，也不是惡，而是一種叫人熟悉得發舊的人生。院子裏有小孩子在玩水，女人們在廚房忙着收拾，男人坐在陽台喝啤酒。這畫面太普通了，普通得令人卸下戒心，好像再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。

偏偏，事情就是從這種普通裏開始變壞。杰瑞忽然悶了，提議開車出去走走，比爾便跟着去了。這句「告訴女人們我們出去一趟」，本來只是婚後男人暫時離家的一句閒話，像是出去叫叫氣，打兩局桌球，喝幾罐啤酒，不久便回來。卡佛厲害的地方，是他讓這句話在故事結尾時，反過來變得可怕。

後來，兩人在公路上遇見兩個騎單車的少女。起初只是搭訕，然後是尾隨、調笑、攔截，再往後，事情一步一步失控。卡佛冷靜地寫，像把鏡頭固定在那裏，讓你看見一件事怎樣慢慢變壞下去。

讀這篇小說，我一直覺得它真正描寫的，不只是暴力，而是附和的惡。杰瑞當然是更主動、更粗暴的那一個，但比爾之所以令人不安，正因為他不是全無猶豫：他有遲疑，有不自在，也偶爾想回家，可是他始終沒有停下來。他跟着朋友說笑，跟着朋友開車，跟着朋友追上去。於是小說逼我們看見，惡並不總由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完成，有時候，它也由一個沒有堅決說「不」的人默默促成。



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雪山救狐」其實是救自己

「你是否曾在雪山救過一隻狐狸？」這是互聯網上新興的流行語。伴隨這句有些無厘頭的問題，香港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武俠片畫風撲面而來。「書生救白狐，白狐報恩」的老故事有了向書生算賬的各種新腳本，復仇者從白狐變成醬板鴨、雪山、細菌等稀奇古怪的事物。

在AI的助力下，腦洞越開越大，情節越來越離奇，人物關係越來越荒誕。這場AI二創狂歡還未落幕，關於這次狂歡的討論狂歡就已經開啟，各路媒體在十幾秒或更長

一些「雪山救狐」短視頻裏發掘出了微言大義，看到了科技的力量、創造的能量、文化的平權，還有人追念老電影，提出邵氏畫風才是個中「真神」，正是原片強烈的視覺衝擊力，吸引人們參與其中。在我看來，「雪山救狐」之所以讓人樂此不疲，或許還因為這是一場「自我打撈」。

互聯網把我們帶入了信息海洋。只要手機開着，連着網，就很難擺脫信息過載的煩惱。AI的興起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狀態，給這片信息之海注入了更多同質化信息。正

因如此，這幾年輿論不斷呼喚「人味兒」「活人感」，大家都不希望文化內容在套路化生產中趨於標準甚至平庸。與之相應，個體表達的獨特性愈顯珍貴。風靡一時的「雪山救狐」恰契合了此種社會心理。

有了AI這把雙刃劍，文化內容生產可能因為便捷可及而變得粗糙廉價，也可能因為開放多樣而意趣橫生。網友們這場「雪山救狐」接力賽，傳遞着創意的火花，而這根接力棒就是AI工具。在傳遞過程中，一個創意點燃另一個創意，一

個視頻引發另一個視頻，逐漸形成一種共創的默契。在這份默契的支撐下，每一次出人意料的反轉，都是一次個體獨特表達的追尋，也是一次把自己從同質化信息中打撈出來的嘗試，這個「自己」包括每一個短視頻的製作者，也包括每一個短視頻的觀看者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《末日聖母號》

自二〇二一年合上安迪·威爾的原著小說起，我對電影版《末日聖母號》(Project Hail Mary)已期待多年。小說曾給我帶來極大的閱讀快感：一邊是極其嚴謹的硬核科幻，另一邊則是令人在深夜捧腹的爆笑幽默。

看完電影，我試着用一種直覺的「加減法」來評分。如果原著是一百分，那麼電影首先要因為「斷捨離」而扣掉五十分——大量精彩的科學推演與立體的人物塑造被迫捨棄。但與此同時，那些原本只存在於文字間、需要讀者自行想像的外星奇觀，最終呈現在大銀幕上

時，視覺上的動人心魄又足以加回三十分。兩相權衡，最終得分大概落在八十分。這是一份及格且精彩的改編，卻也留下了幾處如鯁在喉的遺憾。

首先是細節上的「消音」。原著中，為了應對這場全人類的滅絕災難，全球最頂尖的科學家是在中國航母「甘肅艦」上集結的。但在電影中，這份極具張力的全球協作細節被悄然隱去。這種改動雖然不影響主線，卻讓那種「集全人類之力」的宏大感減損了幾分真實的重量。

而最令我動容、卻不幸在電影

中被大幅刪減的情節，是關於「時間」的代價。故事是太陽能量被神秘微生物「盜取」，地球將在幾十年間陷入不可逆轉的酷寒。為了給拯救地球的科研爭取時間，主角團隊找到全球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家，提出了一個瘋狂且悖論的計劃：炸掉南極冰蓋，主動釋放海量的溫室氣體，人為製造一場極端的氣候變暖，以提前給地球加溫。那位一生致力於「減排」、將守護大氣視為生命信仰的科學家，最終不得不親手扣下「排碳」的扳機，以毀掉自己一生事業的方式來延續人類的火種。這種宏大而悲涼的命題，在原

著中力透紙背。雖然電影在視效上交出了亮眼的答卷，但當這種深層次的道德掙扎被濾掉後，故事的底色也隨之淺薄了幾分。科學有時候並非最優解的堆砌，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慘烈。畢竟，真正的救贖往往不在於英雄的閃光瞬間，而在於那些為了大多數人的生還，甘願走向自己信仰背面的人。



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靚仔小生」

內地的演藝行業競爭激烈，各類節目除了高質量的內容和製作手法，亦要發掘不同亮點，藉此吸引觀眾留駐。影視劇集也不例外，多元化題材是重點之一，再加上觀眾喜愛的演員，劇集方能獲得較高收視率。美男美女演員，容易吸引觀眾注意力，不難理解。早前有一齣內地古裝劇集，男主角是一名將軍，擔演的演員本身英俊不凡，尤其得到年輕觀眾追捧。然而，該將軍的形象實在過分俊俏，因而偏離故事的主旨和發展，令不少觀眾覺得劇情失真，劇集的效果適得其

反。因此，粵語所謂的「靚仔小生」，不一定適合任何劇集的內容。對我而言，這是演員與角色之間的落差問題，而後者的定位更重要。倘若角色本身是美少年或俊郎君，由具相若外形和氣質的演員擔演，那便相得益彰；如果角色是粗獷將領或域外英雄，那麼具個性特徵的演員便更加合適。套用娛樂界的用語，後者一般被稱為「性格演員」。

當然，現代戲劇並不會簡化角色的定位和形象，有別於傳統戲劇的忠奸分明。若以戲曲而言，演員以「行當」作為角色類型。優秀的戲曲演員，基本上都只會表演自己的「行當」，不會跨界演出。例如武生不會隨意轉行扮演丑生，青衣花旦不會貿然擔演刀馬旦。

大部分常演劇目的生角都是如此搭配，另有少量劇目會出現「雙生制」，例如《蓋世雙雄霸楚城》《香羅塚》，劇中兩位生角都是男主角，沒有主次之分。現在坊間一般流傳的「小生」，令人以為是主角身份，但其實仍需倚賴角色的需要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甲子蝴蝶

今年音樂誌慶的人與事很多。其中值得一書的，是六十年前首次香港製作的足本西洋歌劇《蝴蝶夫人》。趁本周連演四場前夕，稍作鑒古知今。

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，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全劇三幕《蝴蝶夫人》，那是香港的首演。導演盧景文當年還不到三十歲，他與擔任女高音主角的江樺同期留學意大利，二人湊錢支付製作，結果三場全滿，皆大歡喜，也載入史冊。

筆者近日埋頭整理江樺老師口述歷史，接觸大量關於她主演《蝴

蝶夫人》的資料(附圖)。得悉她留學意大利期間，曾以女主角身份在羅馬演出十場，也是當地歷來歌劇製作首次由東方人擔綱演出該劇女角，而台下觀眾之一正是盧景文。

由於條件限制，香港首演以三部鋼琴作伴奏，由當時就讀香港大學的蘇孝良擔任主奏。該演出也是首次全程附以中文字幕。之後江老師獲邀到澳洲、新西蘭再演《蝴蝶夫人》，大獲成功。



一個甲子後的今天，本周三至五連續在高山劇場演出的《蝴蝶夫人》，由「非凡美樂」主辦，藝術指導兼監製是年近九旬的盧景文，導演及監製是他的得意門生梁笑君。這次演出請來兩位年輕女高音劉卓盈和黃倩擔任A、B角，而飾演美國軍官、領事兩位男角的俱為老外，視覺上較為順眼。

跟六十年前不同的是，這次演出的伴奏樂團，以至合唱團都是由本團成員擔綱演出。任教於香港科

技大學的Isaac Droscha上次演美國領事，這次改任客席指揮兼樂譜改編和合唱指導，連他的鋼琴家太太也擔任軍官夫人一角，真是傾力演出。

這次演出的日場是為高中生藝術體驗而設計，以上課時間觀賞一個半小時的盛裝演出，今天的學生們真幸福。



樂問集 周光素 逢周一見報

走近埃及吉薩金字塔群



圖為四月九日拍攝的埃及吉薩金字塔群一景。

新華社



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

倫敦找房記

明年春天要在倫敦住三四個月，今年出差的一大任務是找房。有經驗的同事推薦了一個大學教授、研究人員短租、交換住所的網站。行前仔細研究，聯繫了幾家房主，在倫敦期間一一上門看房，東南西北都去了。

倫敦是個大城市，和北京有五環、六環一樣，分成一區到六區，數字越大，離市中心越遠。偏西偏北是倫敦的老城區，東邊、南邊是最近幾十年新開發的地區。傳統智慧是要找西北部的「好區」住宅。不過，我雖鍾愛歷史，對住所倒是喜歡設施新一點，對「上只角」的歷史古蹟並無執念。這次看的五處房子，有兩處在西部，是維多利亞式連棟別墅。我總覺得人口太密集，房子太老舊，不太鍾意。南部一家在一樓，設備過於老舊，周邊也不方便。東部兩家較新，都是五層公寓樓，帶電梯，裝修現代，交通、購物都更方便，我比較滿意。估計最終會從中二選一。

找房除了完成必要的生活任務，還因此認識了一些有意思的人。從急着去法國搞研究的意大利歷史教授，到希望學術休假時回老家海邊小屋居住的英國性別研究教授，到畢業於美國大學、任教於英國的巴基斯坦教授，都很有故事。

最後一天看房還認識了一位八十五歲的英國老太太，她出生在美國，在美國大學畢業又到英國讀研，嫁給了英國人，生了兩個兒子，在倫敦一住就超過半個多世紀了，仍然每天收聽美國公共廣播NPR，關心美國的政治、高教狀況。

無論找房結果如何，能和當地人交流，了解他們的人生故事都是意外之喜。



墟里 葉歌 逢周一、三見報